

蓬发戴胜



戴胜



□张海华

女儿航航还在读幼儿园的时候，有一次她外婆把她抱在怀里，坐在书桌前。小家伙忽然指着电脑里我拍的戴胜照片，故意问：“外婆，这是什么鸟呀？”外婆自然不认识，便随口说：“这是长嘴巴鸟！”航航笑了：“哈哈，这是戴胜！”外婆还是一头雾水：“什么，戴胜？戴胜也是鸟名？”

是的，还真是鸟名，而且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名字。中国古代典籍《山海经》中关于“戴胜”的记载有三条，都是用来形容西王母的，其中有一条说：“西王母其状如人，豹尾虎齿而善啸，蓬发戴胜。”郭璞注：“胜，玉胜也。”也就是说，西王母乱蓬蓬的头发上戴着用于装饰的玉胜。后来，戴胜一词逐渐演变为鸟名，正因为这种鸟的特性与“蓬发戴胜”有关。

总第6321期
投稿邮箱：
essay@cnnb.com.cn



大山雀
的博物旅行

戴胜谁与尔为名

戴胜属于佛法僧目戴胜科，此为鸟类的一个小科，仅戴胜一种，但遍布欧亚大陆及非洲。这是一种长相奇特、不易被错认的鸟儿。唐代诗人贾岛的《题戴胜》称：“星点花冠道士衣，紫阳宫女化身飞。能传世上春消息，若到蓬山莫放归。”第一句“星点花冠道士衣”，很好地描述了这种鸟儿的羽色：其双翅及尾巴具有明显的黑白相间的斑纹，很像是道士；而身体其余部分的羽色以棕色与褐色为主，棕红色冠羽的尖端具有明显的黑斑——此即“星点花冠”。不过，这美丽的冠羽通常是不打开的，它总是向后贴伏在脑袋上。只有当戴胜的情绪突然起了波动——或许是因为受到惊扰，或许是出于愤怒，当然也可能是表示爱恋——冠羽便会像折扇一般瞬间打开，于是这鸟儿最令人惊艳的一面显现了出来。此即戴胜一名的来源，即赞扬这种鸟的头上仿佛戴着精美的玉胜。

当警情解除、心情恢复平静或起飞时，这竖立的冠羽就会立即松懈下来。戴胜体态轻盈，飞行时它那宽大的翅膀不慌不忙地扇动，呈波浪状前进，真像一只大蝴蝶在飞舞。故它还有一个美称，叫做“花蒲扇”。

关于戴胜特点及习性的描述，最精彩的当属这首唐诗，即王建的《戴胜词》：

戴胜谁与尔为名，木中作窠墙上鸣。
声声催我急种谷，人家向田不归宿。
紫冠采采褐羽斑，衔得蜻蜓飞过屋。
可怜白鹭满绿池，不如戴胜知天时。

诗的第一句，似也是对鸟名表示好奇。第二句“木中作窠墙上鸣”，说的是戴胜的繁殖习性。这种鸟不会自己筑巢，通常选择在天然树洞或被啄木鸟凿空的树孔里产卵，有时也会选择在岩石缝隙、断壁残垣的窟窿中营巢。“声声催我急种谷”，又是什么意思呢？原来，戴胜的叫声近似“咕咕”，谐音“谷谷”，所以古人说好像在催人下田——这跟布谷鸟（大杜鹃）的叫声给农人的感觉是一样的。“紫冠采采褐羽斑”，跟“星点花冠道士衣”是一个意思。“衔得蜻蜓飞过屋”，则说戴胜善于捕食昆虫，而从“飞过屋”的行为来看，说明诗人所见的这只戴胜十之八九是在育雏，它在叨虫回去给巢里的宝宝吃呢。

与戴胜的惊喜邂逅

“高兴啊！今天居然让我第一次拍到了戴胜！以前，我一直认为这美丽的鸟儿非常罕见，做梦也不敢想能在宁波城区见到它！”2006年6月16日，刚拍鸟不久的我，在偶遇戴胜后，回家兴奋地写下了日记。

那天，我独自来到姚江公园。园内几乎没什么人，一群珠颈斑鸠在大树底下觅食，见我过来，“哗”的一下都飞走了。这时，我忽然注意到，在十多米外的树下，有只棕色的鸟儿仍留在草地上。它长着奇特的头冠和细长的嘴巴，我从来没有见过，难道是戴胜？

才拍了两张，它就飞走了。我不甘心，后来干脆在一棵樟树底下坐了下来，准备“守株待鸟”。不久，珠颈斑鸠们又回来了，而我也马上在斑鸠群里发现了刚才那奇特的“头冠”！时近傍晚，林下的光线越来越阴暗，我抑制住心头的狂喜，将相机的ISO（感光度）提高到了1600——没办法，拍清楚才是第一重要的！

我借着树木的掩护，鹤行鹭伏，悄悄接近。警觉的斑鸠马上又飞走了，还好，那鸟依旧忙着啄食，毫无离开的意思。刚拍了一两张，手机响了。真要命，我又急又气，一看是妻子的电话，赶紧轻声回答了两句就把电话挂了。谢天谢地！它还没走。

周围很安静，我边拍边靠近。它在听到清脆的快门声的一瞬间，头上的冠羽像扇子一样打开了！这下确认无疑了，果然是戴胜！

近一个月后，我再次在姚江公园的老地方遇到了戴胜。当时，我眼见它飞到了围墙边，然后在小沙坑里像只母鸡一样蹲了下来，开始尽情地沙浴（即在干燥的泥沙中“洗澡”，以去除脏物乃至寄生虫，很多鸟儿都有这习性）了！只见它略微张开翅膀，头快速旋转，就像个拨浪鼓似的。我不顾花蚊子的叮咬，举着镜头边拍边慢慢向它靠近。这戴胜浑然不觉，约20分钟的沙浴完毕，从容起身，走到一旁的草丛里觅食去了。我静静地坐在一旁，离戴胜只有三四米远，只见它把长长的嘴伸到草地下的泥土中，很快就叨了一条肥肥的小虫出来，好像是什么昆虫的幼虫。

吃饱了之后，它站在草地上，有时半眯着眼睛，似乎打起了瞌睡。我索性趴在地上，近距离慢慢拍它、欣赏它。稍后，它飞了，先在树枝上停了一下，梳理羽毛，然后又飞到老地方去沙浴了。

此后，无论在城区还是在郊外，乃至海边，我曾多次见过戴胜。这种鸟喜欢在开阔的草地上觅食。一百多年前，瑞士作家欧仁·朗贝尔在其著作《飞鸟记》中也专门为戴胜写了一篇，其中有段文字描述戴胜的喙与其觅食习性的关系：“它的喙很长，长度几乎等同于冠羽的高度。这喙细长而脆弱，微微弯曲，比起击伤敌人来说，更多是为了从泥浆或灰尘中叨出一只猎物。”

是绅士，也是懒汉

有趣的是，自古以来，戴胜都是绅士与懒汉、美丽与脏臭的奇妙综合体。

在草地上漫步觅食时，戴胜常随着步伐有节奏地点头，颇有风度，就像一个戴着礼帽的文雅绅士。我还看到有关资料，说“戴胜走路，一步一啄，有若耕地，故有劝人农耕之意”。确实，诚如上文提到的唐代诗人王建的《戴胜词》最后两句：“可怜白鹭满绿池，不如戴胜知天时。”在中国古代，戴胜就是一种“知天时”的劝人农耕之鸟。《礼记·月令》中提到“季春之月”的物候时说：“鸣鸠拂其羽，戴胜降于桑。”当戴胜停栖在桑树时，农忙就要开始了。

身披华丽衣裳，又会劝课农桑的戴胜，却也有十分“懒惰”的一面。《飞鸟记》中如此描述：

戴胜是个糟糕的工匠，要么是懒惰，要么是缺乏技艺，它既不会筑巢，也不会挖洞。它得要现成的窝。因此，它会选择树上的洞穴……直接在上面产卵了。当四五个或六个小家伙破壳而出后，这样深的、它们攀不上内壁的藏身之处，很快就沦为了一个垃圾堆……

不会筑巢也算了，戴胜居然还从不清理巢穴，这还真有点说不过去。我曾多次目睹别的鸟儿育雏，雏鸟排出的粪都是由亲鸟用嘴衔出并丢弃到远处，以确保巢的洁净，而戴胜却任由粪便等垃圾堆集在巢内，以致臭气熏天。为此，它还得了个“臭姑姑”的外号。

但其实，绅士也好，懒汉也好，臭姑姑也好，都是我们人类基于自身价值观、审美观而得出的判断。集美丽与污秽于一体，这或许正是戴胜的生存智慧。且看它的另一个绝招，即在遇到敌害的紧急时刻，其身上会分泌出一种恶臭无比的气味，定使来犯者难以忍受，逃之夭夭。